

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

——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 □马季



讨论网络文学缘起是从网络文学20周年纪念活动前后开始的,长期关注网络文学的人士意识到,应该对它的前世今生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网络文学未来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但来路还是应该弄清楚的。2018年3月,上海作协邀请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专家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投票选出了20年20部代表性作品。这个活动在客观上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网络文学发端于1998年。其实传递这一信息的时间还可以往前推一推,2008年10月29日至2009年6月2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指导下,《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与中文在线旗下17K小说网联手举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当年7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首届网络作家培训班。我作为活动的亲历者记得很清楚,当时确有为网络文学纪年的初衷。

目前关于网络文学的缘起大致有三种观点:站点说、作家作品说、现象说。需要说明的是,源头和起始年是部分重叠却有区分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在时间上,源头会久于起始年,源头有可能是某个单一事件或作品,而起始年则需要相对多的、有影响力的事件或现象作为依据。

“站点说”相对简单,谁建站最早自然那里就是发端之地。这当推1995年8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出现的BBS“水木清华”和1996年8月新浪旗下的“金庸客栈”,但这两家前者是局域网,不对大众开放,后者则是金庸武侠小说拥趸聚会的场所,后期才逐步演变为开放性的大众写作平台。1997年6月,网易公司成立,大量用户提供免费个人主页,这是网络小说站点得以发展的基础。此后的“碧海银沙”“黄金书屋”,以及相继出现的“龙的天空”“西陆论坛”“旧雨楼”“西祠胡同”等BBS合力形成了网络文学最初的联盟。在此过程中,1997年12月朱威廉创建“榕树下”文学主页,及1999年8月“红袖添香”书站开启,网络文学的大众性和广泛性才真正得以实现。“站点说”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年定位于1996年,有一定合理性,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家作品说”则包含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北美留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传递文学作品算起,可以追溯到1989年。具体到个人,1991年4月,少君在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发表短篇小说《奋斗与平等》,被认为是华文网络文学的开篇之作。而中国网络小说的肇始者被认为是罗森于1997年8月开始连载的《风姿物语》,但其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现象级作品。2003年4月,《风姿物语》转发于起点中文网之前,尚未见到在大陆有传播的记录。《风姿物语》2006年1月完结,其时,大陆玄幻代表作《飘渺之旅》《诛仙》



欧阳友权“生于北美→成于本土→走向世界”的“网生起源说”,必须要面对两个问题,其一是“生于北美”的网络文学,并不是那个“成于本土并走向世界”的网络文学。其二是若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定为1991年在美国诞生的全球第一个华文网络电子刊物《华夏文摘》,那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出现了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态,而引领了互联网革命的欧美并未生长出一种有别于印刷时代文学工业的网络文学工业呢?

欧阳友权在《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一文中指出,《华夏文摘》“创刊号上发布的《太阳纵队传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汉语网络原创散文”,但实际上在该文底部明确标注有“本文转载自《今天网》”文学杂志1990年第2期”。显然,海外华文网络文学在时间上虽是最早,但仍是把网络当作一个新的便捷的传播渠道,在内容创作上并

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俊宗、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卢胜利、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以及岳雯、周明全、王晴飞、张玲玲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书的创作及其价值展开深入研讨。

《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上下卷近百万字。它以《庄子》中的典故“野马”“尘埃”为构思,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顿悟大乘正理决》等文赋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活动大舞台,呈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在变动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大家认为,小说以宏阔的视角,呈现了汉唐背景下广袤地域、深远历史、纷纭人物所构成的时代。同时,该书的写作与出版涉及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下写作、文献资料化的文学史、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冯玉雷表示,30多年来,自己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行 超)

《紫川》《亵渎》《佣兵天下》《魔法学徒》已经声名鹊起,以唐家三少为代表的新一代玄幻小说作者也已经创作了大量作品,影响力不在《风姿物语》之下。可见时间领先一步的《风姿物语》,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影响力。

《风姿物语》是日本著名游戏《兰斯》系列的同人小说,确切地说是《鬼畜王RANCE》的同人。作为网络玄幻小说的源头之一,应该没有争议,但是《风姿物语》只能作为潮流的代表,而不能作为网络玄幻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玄幻小说世界,是必然的现象。这并不是对《风姿物语》的贬低,罗森领先一步,采用超前的创作手法进入网络,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贡献是值得书写的,但也不能因为玄幻后来做大了,20年后重新定义,必须将在网络最早发布玄幻小说的年头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年。大家都知道,玄幻小说有更早的源头,黄易创作于1988年的《破碎虚空》即初现了玄幻仙侠题材的奇幻瑰丽之美,此后的《大剑师传奇》《寻秦记》《大唐双龙传》则进一步拓展了东方玄幻的魅力。由此可见,由中国武侠小说和西方奇幻小说演化而来的玄幻小说的确早于网络文学问世,并且对后来在网络上风起云涌的网络玄幻小说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它并非网络小说早期的引路者。确切地讲,在2002年之前,有影响力的网络作家中几乎没有玄幻小说作家,以起点中文网为主,2003年后逐步形成的网络文学VIP收费阅读推出的“玄幻小说”热,只能认定是中国网络文学第二个创作高潮,此后玄幻小说逐渐成为网文发展的龙头类型。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没有玄幻小说就没有今天的网络文学,玄幻小说以其独特性为网络文学打开了一扇大门,但这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前面5年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网络文学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尽管《风姿物语》不失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作家作品说”将1997年定位于中国网络文学起始年,并不恰当。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将起始年定于1919年(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道理相通。

我个人主张的是“现象说”。我认为这是由网络文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即草根写作、大众参与、社会关注三者合一为起始。“现象说”盖源于中国网络文学第一个创作

高潮,标志性事件乃是1998年3月至5月,蔡智恒(痞子蔡)开始在BBS上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一由互联网派生的首部畅销小说,大量采用网络语言,比如“见光死”“恐龙”“I服了u(我服了你)”“我T你!(我踢你)”之类,作品讲述了一段纯洁、调皮且又悲情的网恋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大陆出版,短时间内不断创造小说出版记录,销售过百万册,先后改编成多种舞台剧、电影和电视剧,成为众多网络写手效仿的对象,形成了一股“亲密接触”的旋风。和这一旋风形成交集的两大大陆网络文学网站,分别是1997年12月创建的“榕树下”和1999年8月开站的“红袖添香”。

上个世纪末,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学面临新的格局,先锋小说前路渺渺,新写实主义有所抬头,港台武侠、言情小说大行其道。在民间出版业的推动下,商业化写作初露端倪,一批大众文化期刊蓬勃兴起,《今古传奇》《知音》《读者》等成为阅读时尚,中国第一代网络作家大部分是“70后”,在90年代中期起步进行文学创作。网络BBS的出现,尤其是“榕树下”“红袖添香”和稍晚一些的“天涯社区”先后建站,为他们创造了一片追求文学理想、施展文学才能的天空。早期网络文学以都市情感和武侠为主体而不是玄幻小说,像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今何在、蔡骏、慕容雪村、邢育森、俞白眉、君天、沧月、步非烟、凤歌、唐政、楚惜刀等活跃于BBS论坛的作者,见证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创作高潮。1999年,“榕树下”主办“首届网络原创文学大赛”,评委是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王朔和阿城等人。“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和新浪原创网络文学大赛,为他们和传统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70后”当中也有一批在网文类型化过程中转型成功的作家,比如幻想类作家猫腻、萧鼎、燕垒生、徐公子胜治、忘语、树下野狐,架空历史类作家月关、酒徒、蒋胜男、贼道三痴,新军事类作家骠骑、说不得大师、流浪的军刀,现代都市类作家晓骑、李可、携爱再漂流等等,他们承袭了前辈作家的文学理想,同时开辟了网络文学的崭新天地。2004年后接力棒棒的唐家三少、血红、跳舞、梦入神机、辰东、阿越、阿菩、骷髅精灵、流潋紫、桐华、天下归元、丁墨、月斜影清、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烽火戏诸侯、爱潜水的乌贼、愤怒的香蕉、紫金陈、唐欣恬、从

林狼、蒋离子等一众“80后”,则将网络文学做大做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学样式,为网络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学登上国际舞台拉开了序幕。

“榕树下”和“红袖添香”当年推出了一大批时代气息浓厚的都市情感类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红袖添香”此后还专门出版了短篇故事集《看见你的脸红》,文风之相近可见一斑。总之,当年活跃于“榕树下”和“红袖添香”的一批网络作家不应该被文学史遗忘,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网络作家。上海网络作协主办的《网文新观察》最近约请当年活跃于“榕树下”的作者撰写回忆文章,从中我们大致可见网络文学最初的模样,人生就是一个各自奔天涯的过程,聚散终有时,但火种依然存在,“我刻下坚持和信仰于树上,即便狼奔豕突于日常琐碎与生活重负,困囿于父母妻儿期望,负重生活的压力与生命尊严,依然坦然从容,不改初心”(唐政)。当年的作家中如今“有的是畅销书榜的常驻客,有的是热播影视剧的编剧,有的成为文化公司的老板,更多的是始终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普通人,文学之梦是我们心底彼此相连的纽带”(楚惜刀)。经过不断摸索,中国网络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一直在不断壮大,网络作家靠文学网VIP收费阅读的分成养活自己,进一步凭借版权延伸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这段跨世纪的历程,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留给人们的是有感和怀念,但更多的是坚韧与宽广。同时,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当初不惜将身家和青春搭上去的网站始创者,那些在编辑生涯中一点一滴将创作经验分享在网络上,为一代又一代网络作家做嫁衣的网文编辑,其中的代表者朱威廉、起点团队、孙鹏、血酬、千幻冰云、刘旭东、杨晨……他们为网络文学作出的贡献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

我赞同一种说法,中国网络文学是多源头的,所有早期对网络文学有过贡献的平台,个人领跑者(包括海外留学生),乃至玄幻、日漫都是源头的一部分,但起始年还是应该以重要现象作为依据,《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不只是一部作品,还是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网络文学在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引发社会关注,进而获得理论意义上的合法性。当下有部分网络作家认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不是网络文学,因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这或许是对早期网络文学缺乏了解,或许是认为正宗的网络文学必须是超长篇小说,甚至必须是幻想类作品,这些观点有失偏颇,对网络文学的历史演化有失公正。若是对中国网络文学做一句话溯源的话,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北美留学生邮件和论坛+少君+黄易+《风姿物语》——《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榕树下文学网,1998年瓜熟蒂落钟声响起,一个时代新的文学坐标由此建立。这是我的观点。

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

——兼应欧阳友权“网生起源说” □邵燕君

未显示出充分的“网络性”。无疑,在一个新媒体诞生之初,它一定会首先成为旧媒介的内容渠道,而后才能发展起自身特殊的生产方式。《华夏文摘》最早就是把纸质文学搬到网上,后来虽然有了部分原创,但仍然是一个以编制审核制为中间的“网刊”,除了传播介质不同外,并没有如欧阳友权文中所说的“让网络文学形成机会均等的生产机制和互动共享的话语权分发模式”。这一“网生”机制正是形成在网络论坛之中的。

关于文学的起源问题当然是要依靠“事实判断”而非“概念推演”,但背后一定是有“价值判断”的。将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华夏文摘》视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虽然在

时间层面上是最早,但恐怕它解释不了中国网络文学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的。它的来处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代表的方向更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方向。尽管仍可以如欧阳友权所说,“这些功能范式是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在它诞生伊始就能具备的”,但包括《华夏文摘》在内的海外华文网络文学与今日作为中国网络文学主体的商业文学网站和超长篇小说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中间没有形成一个“演进的链条”。这一链条的起始点正是金庸客栈。其实,细察“网生起源说”的“网生”,最后导向的就是以金庸客栈为代表的中国网络文学的论坛模式。

欧阳友权文章还认为“对于没有国界的‘网络地球村’来说,计较其诞生于哪一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中国网络文学的“中国性”,关键就在于中国人如何在首发于欧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文学浪潮中,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本土的回应和发明。就此而言,计较中国网络文学诞生在哪个国家是有重大意义的,不仅直接影响到在“网络地球村”里中国的位置和意义,更关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明能够为人类共同体提供怎样的特殊价值。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世界,靠的正是虽然经受过国际流行文艺洗礼,但“生于本土也成于本土”的超长篇小说。

专家研讨胡松夏长诗《仰望七月》

本报讯 5月4日,由《神州》杂志社和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主办的胡松夏长诗《仰望七月》研讨会在京举行。王久辛、李金明、赵琼、吴述波、符力、舒彦桦、马文秀、海城和马宏光、康桥等诗人分别以线下和线上方式与会研讨。研讨会由诗人岳强主持。

诗人胡松夏近年来一直坚持主旋律创作,先后推出了《诗记雷锋》《甲午》《山河》等长诗。《仰望七月》是其第9部作品,全诗约2000行,今年初由《神州》

打造儿童文学中的足球盛宴

本报讯 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让更多的孩子热爱足球、踢好足球,不断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足球后备人才,是全社会不容辞的责任。近日,由辽宁青年作家姚宏越创作的《小王子足球之旅》丛书在未来出版推出,正是契合了当下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小王子足球之旅》丛书以法国经典短篇童话《小王子》的主人公为原型,以小王子游历世界多国的旅程为线索,通过介绍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化

杂志选发。与会者认为,该长诗以建党100年来的重大史实为创作素材,借助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其中既有浴血奋战的不畏强敌,也有艰难探索的奋勇前进,既有改革开放的千帆竞渡,也有脱贫致富的壮丽凯歌,立体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精神谱系,讴歌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伟大进取精神,是一部激情澎湃的优秀诗作。(欣 闻)

传统,特别是其关于足球的历史、文化、传统、典故和人物等,让小读者在优美的文字和丰富的体验中学习足球相关的知识,享受一场足球盛宴。

据悉,《小王子足球之旅》丛书在出版过程中获得陕西省委宣传部重大精品项目和陕西出版资金资助。丛书计划推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德国》《比利时》《荷兰》《北欧》《阿根廷》《巴西》《中国》等10册,目前已正式出版第一册。(过 文)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顺年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出品的原创音乐剧《北京故事》,将于6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该剧旨在通过“北京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北京”主题,以北京人民埋头苦干、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追逐梦想的现实故事为鲜活素材,真实立体、全面生动地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多姿多彩、文明进步的北京。

《北京故事》以概念音乐剧的创作手法,通过一组中年女性的群像刻画和非线性叙事,传达出她们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心理困惑及其青春生命的觉醒。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均来自于现实生活,不同故事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碰撞,让身份和生活轨迹各异的中青年女性们如花绽放绽放在舞台上。

《北京故事》由郭震执导,李亚男编剧,刘思军作曲,王莹、林萍、陈冠馥、霍元圆、丁毅等主演。郭震在剧中通过众多时尚元素和时空交错手法的运用,呈现女性内在丰富而多样的美。他希望观众在获得视听愉悦的同时,也能引发精神层面的思考。刘思军表示,该剧的音乐创作融合了多种风格,力求用国际化的音乐语言讲述北京人自己的故事。(王 觅)

(上接第1版)

在今天的城市建设、文化建设中,要将美的因素、美的形式、美的创造思维以及创造成果融入到工业造型、城市规划、日用品制造等诸多方面,将美的法则贯穿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艺术的力量,在于让中国变得更“美”,让世界变得“美美与共”。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是化育大众的美的平台,是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在美术馆发展的60周年历程中,观众与作品、艺术家与美术馆人,以及社会与美术馆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皆围绕美而展开。

——“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藏品精品展展出时,数九寒天,从学路前儿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排长队来看展,让美融入精神文化生活。

——“美美与共”国际美术作品展,从馆藏61个国家3500件作品中遴选出224件精品,以美凝聚了世界艺术家,成为以艺术经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诠释。

——“美在生活”全国写生艺术展,以300多位艺术家500多件作品,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美术家深入生活的崭新面貌。

——“美在河山”中国美术馆藏风景题材作品展,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传统美学思想,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以美言志,赞美时代。

——“以美扶智”大型展,以美术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取得的新成果。

——“美在耕耘”新年大展,用美术作品铺陈了一代代耕耘者的生命底色,成为“三牛”精神最生动的阐释。

……

一个“美”字,包罗万象,美在内容,美在形式,美在心灵,美在时代同行。不仅如此,中国美术馆有着12万件藏品,“典藏活化”系列展将沉睡于库房之宝为中国人民所享,与世界同仁共赏;“大师讲大美”系列公教活动中,杨振宁、余秋雨等名家领衔,以美涤荡心灵、开拓视野,迸发出思辨的光彩;“为新时代人物塑像”以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相融合的鲜活方式,凝固英雄与楷模最美的形象;深入考察西部多地优秀美术作品,以美脱贫,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建“美育基地”,推动高雅艺术进校园……

美的生命力在于跨越时空,启迪心灵。对世界而言,让彼此之美充分展现相互交融,也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美术馆持续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欧洲许多国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来信表示,我们同在人类的一叶扁舟之上,所以必须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

这充分说明,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贵在交流,而作为表现人类精神、情感、理想、信念,以及审美价值观的艺术,则往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2018年5月5日,由中国政府赠送的5.5米高的雕塑《马克思》立于德国马克思故乡,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作品以从容迈步的思想家的形象,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故事。

2019年5月4日,大型雕塑《百年丰碑》立于法国蒙达尔纪邓小平广场,它以表现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讲述了一百年前旅法勤工俭学的故事。许多欧洲民众表示,正是通过这尊雕塑才了解了当年一批立志改造世界的中国青年曾在这里寻求真理。在欧洲国家的公共广场永久矗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铜像并不容易。当时,法国的政要和艺术大师都到场参加揭幕仪式,全场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说明讲中国故事要切题,也说明艺术力量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支撑。

2020年1月17日,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立起一组大型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该雕塑表现达·芬奇与齐白石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相视相望、彼此倾听的场景。东西方文化于此对话,象征着人类文明情感的交流。作品揭幕时,全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意大利国歌,传递出当今世界对文化共融、艺术共创、人心共通的需求与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曾诗意地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期待中国美术为人类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中流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中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8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3岁。

中流,原名郑存,满族,中共党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北国诗絮》《燃烧的爱》《爱的花苞》《爱的微笑》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侯自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湘西州泸溪县文联原主席侯自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4日在湖南泸溪去世,享年82岁。

侯自佳,笔名恣恻,苗族。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荒村》《匪王·歌女》《沉水魂》等。

杜立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杜立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9日在山东淄博去世,享年53岁。

杜立明,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五月的最后一天》《我的诗经》《不是所有怪物都是坏的》等。曾获泰山文学奖等。

音乐剧《北京故事》展现“新时代新北京”